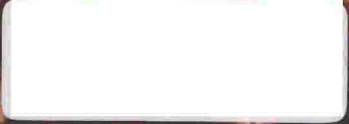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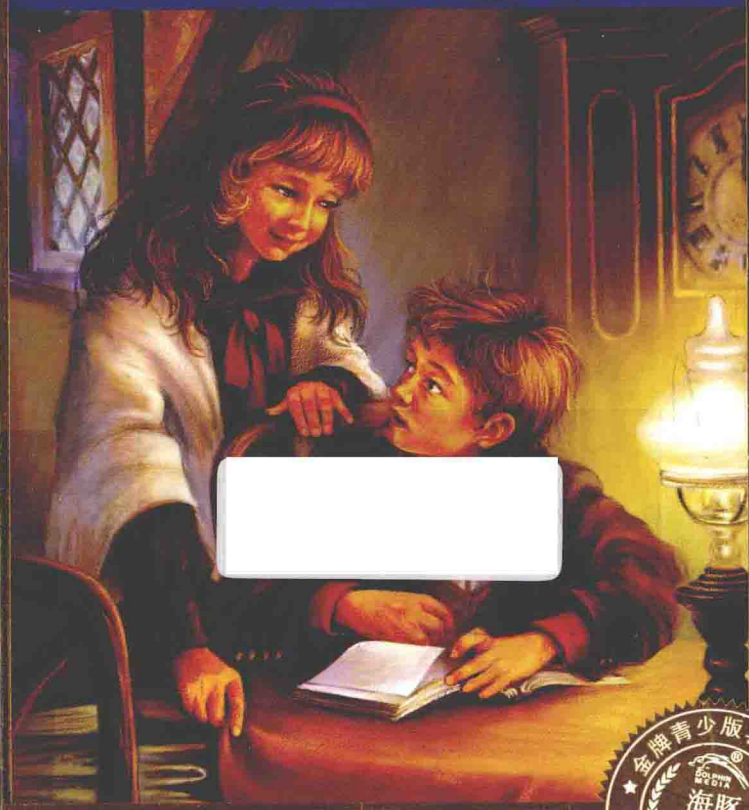


世 界 著 名 童 话 故 事 集

大卫·科波菲尔

Da Wei Ke Bo Fei Er

·青少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大卫·科波菲尔

[英国] 狄更斯 / 著

李 轩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李轩改写.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2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26-6

I. ①大… II. ①狄…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203 号



大卫·科波菲尔

(英国) 狄更斯 / 著 李 轩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 萍 叶 朋

绘画: 银 松 小 璇 效果制作: 谢 晶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7.875 印张 彩插 7P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26-6

定价: 15.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最具自传性的一部小说，也是作者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本书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在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他八岁的时候改嫁了。大卫的继父是一个凶狠贪婪的家伙，而且继父的姐姐也一样铁石心肠，不近情理。他们姐弟二人不仅百般虐待大卫，而且把他的母亲也折磨致死。

母亲死后，大卫被继父强迫去当童工。在此期间，大卫逃了出来，去投奔了他好心的姨婆，并被姨婆送进一所很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大卫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天性始终没有改变。他在困境中奋发向上，刻苦努力，最终不仅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幸福美满的爱情。

本书围绕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描写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善良、质朴的老保姆辟果提；有貌似严肃但却有着菩萨般心肠的姨婆；有生活不甚如意的米考伯夫妇；有恬静、聪慧的爱妮丝；有天真浪漫的朵拉；还有凶狠、残暴的摩德斯通姐弟俩和奴颜卑膝、阴险狡诈的希普……

《大卫·科波菲尔》这部伟大的著作是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根据本书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片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目 录

—————

- 一 无忧无虑的童年..... 1
- 二 生活有了新变化..... 14
- 三 结识了很多朋友..... 27
- 四 多余的人..... 34
- 五 我成了孤儿..... 39
- 六 去投奔姨婆..... 51
- 七 开始全新生活..... 61



八	重新开始学校生活	66
九	第一次短途旅行	76
十	选定了一种职业	90
十一	坠入了情网	113
十二	巨变迭起	127
十三	姨婆破产了	140
十四	严重危机	152
十五	邪恶的希普	165
十六	我结婚了	178
十七	可怜的艾米莉	192
十八	希普的恶行被揭穿	203
十九	娇妻亡故，老友远去	218
二十	远走他乡	221
二十一	心灵的伴侣	233
二十二	最后回顾	245



一 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的名字叫做大卫·科波菲尔，这曾经是我父亲使用过的名字。我出生在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我是一个遗腹子。在我出生前六个月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父亲有一位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婆，她是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的母亲却总把她叫做贝特西小姐。我的姨婆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相貌英俊的丈夫。由于感情不和，她丈夫经常打骂她。于是，我姨婆给了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立刻分居了。然后他拿着那笔钱去了印度，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我姨婆在他们分居后，立即恢复了 she 做姑娘时的姓，并在很远的海边买了一所别墅，住在那里过着独身生活。她的身边只有一位佣人。

我相信，我的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的母亲，却知道我的母亲当时还不满20岁，太年轻了。我的父亲和姨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硬朗。



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

然而，在我出生前，当她听说我母亲临产的消息时，就来到布兰德斯通拜访我们。那是在三月份的一个寒冷多风的星期五下午，我母亲正独自坐在壁炉旁，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孤单而轻声哭泣着。当她抬起头擦拭眼泪时，突然看到一张陌生女人的脸，正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屋子里张望，这使我母亲吓了一跳。我的母亲又朝那个女人看了一眼，她猜测，这个人准是贝特西小姐。那个女人打着手势，让我母亲去开门。

我母亲走过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

“是的。”我母亲虚弱地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你大概听说过她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这个大名。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贝特西小姐说。

我的母亲听说后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了我母亲刚才待的小客厅，坐了下来。贝特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极力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哭了起来。

“哦，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说，“别那样！行啦，行啦！”

可我的母亲怎么也忍不住，直到哭够了才止住眼泪。

“孩子，摘下你的帽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的母亲按照她的吩咐把帽子摘下了，顺从地抬起头。

“哟，我的天！”贝特西小姐惊叹道，“你简直还是个小娃娃呢！”

我母亲哽咽着说，她知道自己的年纪还小，在自己还是个

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寡妇，如果能活着把孩子生下来，她就只好做一个孩子似的母亲了。

“喂，你估计什么时候？”贝特西小姐问道。

“我现在冷得浑身发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想快了吧。”我母亲颤抖着声音说，“我很难受，我想快死了吧！”

“不，不，别说傻话！”贝特西小姐说，“喝点茶吧。这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你管你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

“辟果提。”我母亲说。

“辟果提！”贝特西小姐重复了道，“怎么起了一个这样怪的名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她的名字叫克拉拉，因为跟我同名，所以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称呼她。”

“辟果提，”贝特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大声叫道，“端些茶来，你的太太有点儿不舒服。快点！”

贝特西小姐带着仿佛自有这所房子以来就被公认做一家之主的气势，发出了这一道命令，然后又关上了门。她重新坐了下来，看着我母亲的脸色道：

“你刚才说孩子，”贝特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这样吧，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一种预感，准是女孩，别顶嘴。”贝特西小姐说，“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我愿意做她的朋友，愿意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该犯错，不应该滥



用她的感情。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保护。我绝不让我生活中犯过的错误在她身上重演，这是我的责任。”

贝特西小姐激动地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我母亲没有说一句话。因为，她太怕贝特西小姐了，同时，也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了。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贝特西小姐沉默了一会后问道，“你们在一起快乐吗？”

“我们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什么都帮助我做。可，可他却——”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无法说下去了。

“我听说，大卫曾用他的钱买了一笔保险年金，”过了一阵儿，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道，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安排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零五英镑。”我母亲回答。

“不错，给得挺多的。”我姨婆说。

这时，我母亲的身体状况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女仆辟果提，一眼就看出她此刻是如此难受。辟果提急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的卧室，并立即打发人去请护士和医生齐利普。

很快，医生和护士都请来了。

大约午夜时分，性格温和的齐利普大夫走下楼来，侧着身子走进客厅，用他最和蔼的态度对我的姨婆说：

“哦，小姐，我很高兴，向您道喜啦。”

“她好吗？”我姨婆抱着双臂问道，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小姐，我想，过一会儿，她就会感觉好些了。”齐利普先生回答道。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严厉地问。

齐利普先生茫然地看着我姨婆。

“那个孩子，我说的是那个孩子，”我姨婆说，“她好吗？”

“小姐，”齐利普先生答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是个男孩。”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带着怒气抓起帽子，朝齐利普先生的头打了一下，然后戴上打瘪的帽子走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我，大卫·科波菲尔，就是这样降生到了人间。

当我回忆幼年浑噩岁月的时候，首先清晰地浮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是满头秀发、体态仍如少女般的母亲；一个是毫无体态可言的辟果提，她有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我记得她们总是，一个东一个西地蹲在地上，我呢，就在她们两个中间，脚步不稳地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

我家的房子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是辟果提做饭的厨房，一直通到后院，后院正中间有一个鸽子楼，但里面没有鸽子；角落里有一个狗窝，但也没有狗。倒是有一大群鸡，那是辟果提喂养的。从厨房通到房子的前门，是一条长长的过道，还有两个客厅：一个是小客厅，是我们晚上闲坐的地方；另一个是大客厅，里面装潢得很豪华，我们只在周日待在那里。我的卧室是我母亲屋内的一个小套间，我站在我的小床上，透过窗户，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院，那里有一棵苹果树，树上的苹果又大又红，特别甜。有时，我母亲在那里摘苹果，摘下来都放在篮子里，我呢，就站在一旁看着。秋天过去了，我们又在冬天的暮色中玩起来了，在客厅里满屋子跳舞。跳到后来，我母亲都喘不上气来了，坐在带扶手的椅子上休息。那时候，我就看着她把她有光泽的卷发绕在手指上，把她的衣服整理好。因为她就是爱美，因为自己的美而觉得得意。这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她们的精心呵护和百般疼爱下，我渐渐地成长，也慢慢地开始懂事了。

一天晚上，我母亲到邻居家闲聊，剩下辟果提和我一起坐在客厅的壁炉前，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我给她读鳄鱼的故事。读着读着，我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但是，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不愿意一个人去睡觉。我用两根食指把眼睛撑开，努力地看着辟果提手中的缝衣针在布上穿来穿去。一会儿，又看看辟果提的脸，我觉得她的脸很可爱。

“辟果提，”我突然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大卫少爷，”辟果提惊慌地回答我道，“你怎么想到问这件事情了？”

“你到底结过婚吗，辟果提？”我完全清醒了，“我认为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不，不！我一点也不漂亮。”辟果提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呢？”

“我不知道！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婚，可是那个人又死了，你可以再嫁另外一个人吗，辟果提？”

“如果想这么做是可以的。”辟果提说，“亲爱的，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你的看法呢，辟果提？”我说。

“我的看法是，你马上给我读鳄鱼的故事！”

我们刚刚讲完鳄鱼的故事，门铃响了。我们跑到门口，看到我母亲比往常更漂亮了，跟她站在一起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长着秀美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

他拍拍我的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和他深沉的嗓音。当我看到他的手碰到我母亲的手时，我使劲把它推开。

“啊，大卫！”母亲呵斥道。

“让我们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个男人说，我看到他俯身吻在母亲的手套上。

“再见！”我说。

他转身走时，用他阴沉的黑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关上了门。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待在房子前面的花园里，摩德斯通先生（那时我知道了他的名字）骑着马过来。他勒住马向我母亲致意并说要去罗斯托夫特，看几个在那里开游艇的朋友。他还很快活地建议，如果我愿意骑一次马的话，我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鞍子上。我很高兴地和他一块走了。

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位先生在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躺在椅子上，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房间角落里堆满海员外衣等一些杂物。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翻身起来，说：“喂，摩德斯通！这小子是谁？”

“他是大卫。”摩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问，“大卫·琼斯吗？”

“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位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



“是那位漂亮的小寡妇的？”

“昆宁，”摩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耳朵可是很尖啦。”

然后，我们到海边散步，坐在海滩上，用望远镜望着远处的景物，海鸥在天空中飞翔，五颜六色的帆船在海面上航行，各式各样的快艇穿梭其间。

我们晚上很早就回家了，那天晚上非常晴朗。到家后，母亲很高兴地叫我吃甜品。然后，她和摩德斯通在蔷薇树篱附近散步。他走后，母亲问我这一天的情况，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一群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

“他们说了些什么，大卫？再告诉我一遍。我不相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用双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决不会是‘迷人的’，”她笑了起来，“决不会是‘迷人的’，大卫。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了！”

“是的，就是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非常肯定地说，“还有‘漂亮的’。”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的’，不是‘漂亮的’。”母亲又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道。

“是这么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这些不要脸的家伙！”母亲笑着捂住了脸，“这帮可笑的男人！是不是，亲爱的大卫？”

“嗯，妈妈。”

“千万别告诉辟果提，她听了会对他们生气的。我自己听了就很生气，我想还是不让辟果提知道。”

我当然答应了，不久我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和辟果提一起坐在壁炉前，母亲又像平常一样不在家。辟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可是又没说。我当时认为她只不过是打呵欠，最后，她终于用哄孩子的口气说：

“大卫少爷，你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吗？”

“你的哥哥是个有趣的人吗，辟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辟果提举起双手喊着说，“那里有大海，有帆船，有打鱼的，有沙滩，还有汉姆跟你一起玩。”

“母亲会同意我去吗？我们走了，她一个人在家不孤单吗？”

“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辟果提说，“你还不知道，她打算和她的朋友一起住两个星期。她是不会感到孤单的。”

母亲回家后，果然同意了。

我们出发的那天，我高兴地随着辟果提上了马车。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我是多么急切地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在那里玩个痛快。可是哪里想到，这一去竟是永远地离开了我那快乐的家。

我还记得，当马车开始走动时，我母亲跑出大门来，喊叫着让马车停下来，她要再和我拥抱一次。

马车走动了。我和辟果提回过头来往后望时，看到摩德斯通先生正向她走过去。他好像生气地责怪我母亲，不应该因为我的离开而难过。当辟果提转过脸来时，我看到她的脸上显露出非常不满的神色。

马车行走得非常缓慢。我想这匹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低着头磨磨蹭蹭地顺着小路向前走。马车夫也同那匹马一样



懒，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昏昏欲睡地低垂着头，我觉得这辆马车如果没有他，也照样能到达雅茅斯。

辟果提带着一篮子食物，一路上我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马车沿途停留了很多次，在一所房子前卸下了一个包裹，又在另一所屋子前卸下一张床……这样漫长的旅途使我感到十分厌倦。但是，当我们看到雅茅斯时，我顿时感觉心旷神怡。

雅茅斯濒临大海，是一个很大很热闹的镇子。它四周十分平坦，海水一直延伸到镇子里。我们来到一条充满鱼腥气味，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这里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水手和车辆。

“汉姆，我们在这儿！”辟果提朝汉姆叫道，“你长得我都认不出了！”

汉姆长得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脸上带着憨笑，有一头浅色的卷发。他穿着一件帆布夹克，一条深色的裤子，愉快地向我们打招呼。

汉姆背着我，胳膊下挟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辟果提提着另一只箱子。我们穿过一些铺砂的小巷，经过煤气厂、制绳厂、补船厂、造船厂以及制造各种船上用具的工匠房，最后来到一片很广阔的沙地。

这时，汉姆指着远处，说：

“瞧，那里就是我们的房子，大卫少爷！”

我向四周望去，却没有看到任何房子，只看到在不远的海滩上有一条黑色的大船，船顶上安装着一根很长的铁管子，铁管子正冒着烟。

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大卫少爷。”汉姆答道。

我们一起走进船屋，屋里干净得让人喜爱，要多整齐有多